

战士与诗人郭小川

杨匡汉 杨匡满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战士与诗人郭小川

杨匡敏 杨匡满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战士与诗人郭小川

杨匡汉 杨匡满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59,000

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书号：10078·3030 定价：0.68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成长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研究从“五四”开始一直到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个方面的情况，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将会起有力的推动作用。本社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除了概括性的文学史、文艺思想斗争史等著作之外，还包括对各个阶段的文艺运动、历次思想斗争和各个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

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坚持贯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百家争鸣方针。研究著作要为思想战线上的兴无灭资斗争服务；同时，同一研究题目，如果有见解不同的著作，只要立论明确、言之成理，我们愿意重复出版，以利学术讨论。

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不包括资料部分，有关文学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成品，将由本社分别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 次

第一章	他含笑看到了胜利	(1)
第二章	“党的双手把我育成”	(10)
第三章	投入火热的斗争	(28)
第四章	还象入伍时候那样年青	(65)
第五章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	(83)
第六章	时代风云 笔底波澜	(108)
	壮阔多姿的时代画卷	(109)
	敏锐深邃的主题思想	(115)
	革命激情的主旋律	(122)
	襟怀坦白的心灵美	(128)
第七章	不断的探索与创新	(134)
	不同凡响的构思	(137)
	纵横驰骋的想象	(143)
	刻意求工的诗语	(149)
	丰富多变的格式	(158)
	一点辩白	(165)
第八章	郭小川的诗歌观	(172)
第九章	壮美的歌声长留人民心中	(202)
后 记		(216)

第一章 他含笑看到了胜利

且让我们斗争着，期待着……

作结论的，仍将是伟大的生活。

——《春歌(之三)》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的早晨，郭小川同志搭上中共河南林县县委的吉普车，带着他未完成的诗稿，去往安阳治病。

这是一个秋光明丽的好天气。从林县到安阳的五十多公里的路，秋风送爽，丰收在望。诗人郭小川在四季中最喜欢秋天，曾写过不少《秋歌》。但是，此刻他的心情，却由于日积月累的疾病、尤其是深深的忧虑，而显得十分沉重。他面影消瘦，脸色灰黄，眉宇间凝聚着愁云，一路上默不作声。

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在顽强地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是啊，这一年从一月到九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经历了多少个心碎泪浇的日日夜夜！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相继去世，紧接着，我们又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连串的不幸，使郭小川心里太难过了，身体也越来越坏。除了高血压和长期严重的失眠症，还开始出现了冠状动脉性心脏病和脑动脉硬化的症状。他的两眼都哭坏了，经常流泪，看不清东西。他多次对别人说：“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党变修，国变色，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再回想到我们，哪一点不是

毛主席他老人家给的？”他难以控制自己，用“带血的声音”，一次次地呼喊着重周总理的名字，抒写着对人民的好总理的无尽哀思和怀念。前不久，他又抱病动笔创作悼念毛主席的长诗，可是，写了两天两夜，手就肿起来了，泪流不止。他只好暂时把这项工作中断，说：“以后身体稍好些，我还是要写的。”

到安阳的第二天，也就是十月十日的早晨，郭小川从广播里听到了中央两报一刊的重要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顿时心中振奋异常。他马上叫亲戚赶快把当天的报纸找来，他好好学习、研究。郭小川说：“很明显，这篇社论决不是那一伙人写的，字数不多，很有力量，口气和前几天大不一样。‘三要三不要’自去冬今春以来在报纸上一直没提过，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也长时间不说了。现在为什么提？中央一定有大事，而且一定是大好事。听着吧，一定有好消息！”

郭小川这时远离首都北京，还没有听到党中央文件的传达。然而，他凭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度政治敏感，已经觉察到党中央有“大好事”。这“大好事”，正是包括郭小川同志在内的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长久以来所期待的；这“大好事”，正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两种命运的又一次决战的紧急关头，以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当机立断，力挽狂澜，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

不几天，郭小川从中共安阳地委正式听到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心情更加激动，精神也特别好，几个月来被泪水和忧患迷蒙了的双眼，又闪出了光辉。他兴奋地对人说：“华国锋主席英明、果断、正直，是由基层锻炼出来的、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好接班人。”他还痛斥祸国殃民的“四害”早有野心，妄图陷害一大批新老干部。他马上写信给在北京的老战友，表示要好好休息几天，等血压降下来，就回北京参加批判“四人帮”的战斗。

可是，“四人帮”对小川同志长期的诬陷和打击，夺走了他的健康。中国当代优秀的无产阶级诗人郭小川，竟于十月十八日凌晨在安阳不幸逝世，终年仅五十七岁。谁也不敢相信，这位多年以来同“四人帮”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坚强战士，就此停息了呼吸。那安阳城头高高的秋杨，不依然是雄风飒飒吗？那红旗渠里翻腾的浪花，不依然在哗哗作响吗？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在诗人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躺在病床上，不让亲戚和子女照顾自己，而要他们回去赶快抓革命、促生产。他面带笑容说：“我真高兴，形势大好啊！”这也就是他留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

……十一、十二月，在欢庆胜利的北京舞台上，诗歌朗诵演唱会正进行着。朗诵演员以圆亮又深沉的嗓音，朗诵着郭小川的遗作：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团泊洼的秋天》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
但愿它象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秋歌》

.....

这诗人胸中思绪的滚滚波涛，这如同长空鸣雷的慷慨高歌，道出了一个共产党人是如此的虽死犹生，生要永驻青春，持枪战斗，即使化为鬼魂，还要似大火熊熊，烧尽阎罗！这种生死不渝的精神，怎能不迸发出无以抗拒的魅力，扣动人们的心弦？……

多少人在屏息静听，多少人在沉思默想。观众的情绪，激动而庄重。继而，是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这些由战士豪情凝成的诗句，通过电波，立即传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一些当年同郭小川一起在延安工作和战斗过的老战友，一些不久前同他在“五·七”干校一起挥洒热汗，一起批判“‘修正’谬种”的同志，听着，听着，热泪夺眶而出。他们多么盼望能同小川同志再在一起倾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多么盼望小川同志开始他创作上新的“青春时期”，为人民唱出更多更美的歌啊！

成千上万的人们，为我们的队伍里失去了小川这样一位战士与诗人而深深地难过和惋惜。当他们反复诵读诗人灼然如炽火、堂堂似战鼓的篇章，触动了多少胸中积愆，激起了多少爱憎之情。

一位工人同志说：“他的作品，象一团烈火，谁也扑不灭，谁也抹不掉！读到郭小川同志的遗作，象是在对我们说，拿起笔来，战斗，对准‘四人帮’猛烈进击！”

一位公社社员说：“他的诗歌依然活在世上，他留下的作品，象战鼓留在我们耳边，激励我们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继续前进。”

一位遥远的边防战士，特地托人捎来了一朵天山的雪莲：“让这象征着小川同志同‘四人帮’斗争的坚强勇敢的精神之花，永远开放在我们心头。”

在雪花飞舞的兴安岭山区，林业工人传颂着诗人当年一手执烛、一手写诗的佳话，许多人能背出他献给林业工人的《祝酒歌》。人们说：“郭小川同志生前为人民唱了那么好的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四人帮’把黑箭射向了他，但大棒是打不烂口碑的，他和人民是在一起的！”

“携雷挟电风云卷，
魂境奇思鬼神惊，
豪情鼓舞三千浪，
华章激励亿万心。”

“有的人立着，早没了骨头，
抽出来给他的主子当棍子用；
你虽然倒下，却还在冲锋，
连骨灰的白烟都火药味很浓。”

“一代诗人未尽才，
漳河呜咽有余哀。
沉冤有日终昭雪，
‘四害’应登审判台。”

……这些雪片一般飞来的对郭小川同志的悼诗，寄托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一个优秀的革命诗人的哀思。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主持，隆重地举行了郭小川同志追悼大会。国务院副总理、郭小川的老首长王震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并赠送了花圈。郭小川的许多老战友、老同志，许多相识的或尚无一面之缘的朋友，还有从边疆来到北京的少数民族同志，都纷纷赶来参加追悼会。

悼词中说：“郭小川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他热爱党、热爱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为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在文艺战线工作多年，写了不少歌颂党、歌颂

革命的好作品。他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他在‘五·七’干校锻炼期间，努力学习，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积极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他在林县蹲点期间，能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认真搞调查研究。郭小川同志在过去曾同‘四人帮’作过斗争，‘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排斥和打击。他热烈拥护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是啊，在郭小川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四人帮”层层加码地对他进行排斥、诬陷和迫害。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优秀诗人，用自己的笔来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党和人民，这本来是理所当然和值得欢迎的事。尤其是象郭小川这样，始终保持着革命热情和青春活力，想以自己的有限之年多为人民歌唱，更是何罪之有？！然而，郭小川被“四人帮”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不仅如此，他只要一发表作品，就会遭到棍子、帽子齐下的围攻。江青、姚文元都亲自出马，并由他们的亲信于会泳坐镇指挥，制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指令要整垮郭小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其横暴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是，这几年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为广大党员和群众所察觉并抵制。一向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的郭小川，正是从群众身上汲取了力量，相信“四人帮”的那一套是不会长久的，人民总有一天要理所当然地起来推翻他们。小川抱着这个信念，一直在斗争着，期待着……。这期间，也曾有人劝郭小川给“四人帮”写信，以求改善处境。他坚决地回答说：“写信干什么？让党来鉴定自己。”“我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是党的人，没有什么门庭可以改换的。”他还说，“我才不会象有的人（指文化部那个出卖灵魂、投靠“四人帮”的所谓“老干部”）

那样，靠着给她（指江青）一封信出来工作。”

在“四人帮”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高压下，郭小川知道，无情的诬陷，意外的打击，使自己“一下子变得老态龙钟了”；但他的青春不老，他的意志因面对面的阶级较量而变得更加坚强。他始终不放下自己熟稔的武器——诗歌，用以寄托自己的理想，表达自己的爱憎，抒发自己的革命情怀，把锐利的锋芒直刺“四人帮”的“‘修正’谬种”。

由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负责同志的坚决斗争，把“四人帮”“审查”郭小川的所谓“理由”一条条驳得体无完肤，郭小川得以于一九七五年秋天从“四人帮”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并于同年年底深入河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和准备创作。然而，自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前后起，“四人帮”加紧了篡党活动，他们阴谋反对毛主席亲自选定的好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恶毒诬陷和疯狂迫害邓小平同志。郭小川此时不在北京，他的心、他的脉搏，却同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他忧愤交加，老睡不着觉，感到斗争越来越严重而复杂。他甚至作了最坏的精神准备：如果“四人帮”上台，就如同战争年代那样上山打游击去。他说：“我虽然已是老战士了，但拿起枪来决不比拿笔差。”他还叮咛一些青年同志：“一定要相信党，对前途抱有信心。”

一九七六年四月初，毛主席作出了确定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重大战略决策，沉重打击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但“四人帮”不甘心失败，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拚命兜售“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到处煽动揪“走资派”，妄图打倒一大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干部。文艺界也不例外。五月间，王洪文、张春桥指令在文化部的亲信追查所谓“政治谣言”。七月初，“四人帮”把魔手伸到林县，派人一再逼迫重病缠身的郭小川

作所谓“揭发交代”。这一切，都遭到忠于革命、不畏强暴的郭小川的严词拒绝。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前后，“四人帮”更加速了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步伐。在文化部，他们把压了多年不予分配工作的三百多名干部集中起来办所谓“学习班”，进行“加温”，实施白色恐怖。他们刺探到中央几位负责同志曾在一九七五年十月接见过郭小川，更是如获至宝，抓紧追查，甚至竟拿着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唐山、丰南抗震救灾代表的报纸照片，追问曾经驾车送郭小川去中南海的司机同志。于会泳不断催促说：“要赶快搞，赶快送。”还埋怨说：“我们的机器不灵，首长等着要原始材料……”他们以“杀一儆百”的卑劣伎俩，突然宣布对一位在“五·七”干校跟郭小川来往较密的同志“隔离审查”，并迫不及待地接连整了好几份所谓“郭小川问题”的“追查材料”，疯狂地指名道姓，把矛头直指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他们直言不讳地叫嚷什么“郭小川只不过是上窜下跳的人物”，“搞郭小川本身不是目的”。于会泳更是歇斯底里地狂吠：“郭是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他们妄想从郭小川一“案”打开“突破口”，抓“大鱼”，来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然而，这不过是他们覆灭前的猖狂一跳而已。

面临着如此严酷的考验，郭小川反而十分镇定。“四人帮”一再逼迫要郭小川的“交代材料”，甚至扬言把他再“揪”回文化部。郭小川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他们要我揭发，我一个字也不写！”“他们什么也别想捞到！”这些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

比起那些受“四人帮”迫害，至死不能瞑目的同志来，郭小川终于看到了胜利，这使我们感到慰藉。今天，人们之所以加倍地喜爱郭小川的诗，不仅仅在于他的诗表达了千千万万人的心声，

也在于人们对郭小川这一阶级战士的了解和尊敬。即使在“四人帮”经营多年、严密控制的上海，人们也早已从战士的生活里，从诗人的心胸中，找出了答案。请看一位上海的青年泥瓦工这样写道：

.....

听秋歌，如有万顷大浪胸中翻滚，
而我不曾和他见面，又何以如此情深？
那还用问？同为一桩事业，同抗一方敌人，
敬爱何须相识，夜梦常随他上阵。

谁说诗人已去，战士与世长辞？
不！他正乘青风传播地上的喜讯；
是人民选他做人间的信使，
去向九天，告慰先烈的忠魂。

诗人不曾离去，他正走在队伍的前列，
和人民一起，浩浩荡荡向困难进军。
征途上，人民和诗人坚信同一个信念：
青纱帐不倒呵，无产者定能赢得最后的斗争！.....

是的，在今天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战役中，在打破了坚冰以后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长征路上，诗人仍和我们同声呐喊，并肩作战。

郭小川同志含笑看到了胜利。他留给人们最后的形象，是一个胜利了的战士的形象。

第二章 “党的双手把我育成”

人民的乳汁把我喂大，党的双手把我育成；
不是让我虚度年华，而是要我参加伟大的斗争。

——《秋歌》

郭小川同志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勤勉劳动，顽强战斗，始终充满着活力的一生。他在革命文艺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战士的闪光的脚印。

然而，也象我们党的无数老同志一样，象许许多多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老战士一样，他经历了漫长而严峻的路程……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日，郭小川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郭觉生，前后教了四十多年书；母亲李有芳，当过几年县立女子小学校长。他们为在自己家庭中添了这么一个独生子而透露出莫大的欣喜。虽然农村的时风照旧是重男轻女，但为了表示长辈们的悦色，大人们从小就给小川扎上红头绳小辫，按女孩子那样把他打扮起来，似乎这样就容易养大。他三岁起识字，五岁读《诗经》，能背几句歌儿，八岁就学着写对联。

少年时代的郭小川，“过早地同我们的祖国在一起负担着巨大的忧患”（《向困难进军》）。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祖国，早已是满目疮痍，风雨如磐。兵荒、马乱、天灾、外祸，把无穷无尽的苦

难压到神州的大片土地上。因此，即使象郭觉生这样一个在小镇上还有些社会地位的小知识分子家庭，也时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郭小川还记得，在那些年头，每当旧历大年三十，家里就有债主临门，父亲躲在外边不着家，母亲只会哭泣，幼小的郭小川忙着给债主倒茶。大年初一，全家吃顿饺子，馅里也没有肉。到了十一岁的时候，父母因受人排挤而双双失业。为了维持生计，父亲回家教私塾，郭小川也不得不退学回家，在私塾念了两年书。有一次因背不出古书，小手还被打得肿成发面馒头似的。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肆侵吞我们祖国的河山。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日寇侵占了承德。在丰宁县沦陷前的一天，郭小川全家乘坐一辆用白骡子拉着的破旧轿车，离开了小镇，走了整整五天，逃亡到当时的北平。

为了让小川继续得到求学的机会，这一年暑假，郭觉生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到一张名叫“克什格”（蒙语：吉祥的意思）的蒙古男生的文凭，于是小川冒名顶替进了当时官办的蒙藏学校，因为那里管吃管穿。但是，不愿当亡国奴的思想，在郭小川幼小的心灵中已经萌发。他不但没有心思读死书，而且敢冒校规之不韪，在课堂上画漫画，讽刺当时北平反动政府的军训总监。不几个月，他就被蒙藏学校开除了。不久，他又进了当时迁在北平的东北中山中学念初中二年级，学名为郭恩大。

一九三五年暑假后，郭小川跳班考入了该校高级师范班，学名郭伟倜。在这里，年幼而矮小的郭小川，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为了不做奴隶，我走上了斗争的路，在柏油路上游行过”。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一六”北平学生运动中，郭小川第一次参加示威游行，散发抗日宣传品。此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救亡杂志，还参加过戏剧演出活动。到了一九三六年“六·一三”大示威，郭小川自报担任纠察队员，在游行中用砖头砸追捕学生的反动

军警。警察抓住他后，边押边打，用带钉子的宽皮带抽得他满脸满手是血。十六岁的郭小川，一直是昂着头前行。审讯他时，他什么也不说，只是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东北人，我就是要抗日！”被释后又继续斗争。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和镇压非但没有吓倒郭小川，反而促使他更加勇敢和更加自觉地投身于救亡运动。这年暑假，郭小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随后，他考入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工学院补习班，学名郭健风。在东大，他参加了纪念鲁迅逝世大会，参加了“双十二”游行示威，还是“民先”领导下的救亡文艺团体——文艺青年联合会中活跃的一员。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间，郭小川和两个同学到宣武门外散发了抗议日军侵入丰台的宣传品。在同年五月反对伪“新学联”和南下请愿的斗争中，他都是积极参加者。

就在抗日救亡的热浪冲击下，郭小川初露写诗的才华。他开始用“郭苏”、“伟侗”、“健风”、“湘云”、“登云”等笔名写诗。主题有表现东北青年怀念家乡的，有追悼鲁迅先生的，有主张妇女脱离家庭参加抗日斗争的，登在当时北平的救亡刊物上。这些诗作大多散失了，我们从小川同志的遗物中找到一首他自己整理的早年诗作，那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七岁时写的《女性的豪歌》。在这首诗里，他猛烈地抨击了孔孟之道，呼吁中国广大妇女奋发为雄，献身于民族解放的战斗：

我们的一生，

是无穷的压迫，

我们的命运，

是不尽的折磨！

……

不，不，